

## 彭明聰教授訪談記錄：

受訪者：彭明聰 名譽教授(以下簡稱彭老師)

訪問者：蔡元奮 教授(以下簡稱蔡老師)

湯志永 副教授(以下簡稱湯老師)

記錄者：張佳偉

時間：西元 2009 年 7 月 6 日 星期一 上午 10 點

地點：彭明聰教授台北市寓所

湯老師：是否可以先請彭老師說一下您剛來台當學生的時候，當時有日本學生、台灣學生，醫學院裡面的狀況怎樣呢？

彭老師：我先談一下以前的幾件事情……

光復以後，美國政府有一個要重建戰敗國的計畫，要重建台灣各方面。所以在臺大醫學院這方面，先派哥倫比亞大學生理學科主任葛格遜教授( Dr. Magnus Gregersen )和臨床實驗心臟

外科主任韓復瑞教授( Dr. Humphreys )兩個人來台灣看台大醫學院。他們看了以後回去向美國政府建議了一項三年計畫。因為是三年計畫，所以需要三年的預算。但是美國政府的預算是一年一年編的，所以請他們不要編三年的預算，分成一年一年編列。他們(教授)不同意，所以臺大醫學院跟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的合作就沒有成立。

後來美國政府就派杜克(Duke)大學醫學院院長 Dr. Davison 及病理科主任 Dr. Forbus 教授來台灣。他們兩位來台灣以後對我們生理科作了這樣的改變：以前生理學是上一年的課，可是他們把它改成半年就上完。第二件事情就是，以前日本的教學研究是歐洲制度，每一個學科都有自己的研究大樓。生理學科本來有自己的生理學教室(位址在現今醫學院體育

館)，他們建議醫學院的基礎學科應該聚集在一起，所以把一號館(後來拆掉改建為現今的基礎醫學大樓)作調整，一號館本來樓下是細菌學科，樓上是寄生蟲學科；他們建議把細菌科的一半空間給生理科，寄生蟲科的一半空間則給解剖科，生理學科就搬到這邊來了。

還有就是當時美國政府要培育台灣每一方面的人才，派到美國去見習觀摩一年。人員派去之前要接受英文訓練；這個是每一方面的，不只是醫學；農業的、工業的、電信的，各個領域的人員，去美國之前都要上英文課。教英文的老師是美國人，是美國的傳教士 Mrs. Hunter，我們這一輩的人都上過她的課。上這個英文課每個禮拜都要考試。當進步到一個程度，他們認為你已經可以的話就不用再上了；進步快的人上的時間比較短，進步慢的人，有

的上了一年還在上英文課(哈哈)，所以我們都是上 Mrs. Hunter 的課，Mrs. Hunter 的先生是畜牧學專家，後來去東海大學教書，就一起去東海大學了。

我們上過英文課以後，到美國華盛頓 DC，還要再上一個月英文的課，那個課是給東南亞或是中南美洲要到美國見習的人，先念一個月。一個月以後，我就到哥倫比亞大學去。

還有第三件事情，就是上課的語言問題，用什麼語言來上課？光復以後，有些日本教授留下來，但是那個時候不能用日本話上課，所以留英的日本教授就用英文上課，因為擔心學生不懂，還要印英文的講義給學生。

那麼我呢？我用什麼話上課？在戰爭還沒有打完以前，有一些台灣人開始想要學習北京話。那個時候，在現在的法學院，以前叫做台

北高等商業專科學校，那裡有一個中國人，叫做徐征，那麼有幾個台灣人請他來醫學院教北京話，我去上了；所以光復後，方懷時教授來的時候，我可以跟他講北京話。所以當年生理科我可以用北京話上課。

湯老師：本來是都用日本話上課，後來用北京話，那麼會發生有時候也有用台灣話嗎？

彭老師：生理科用北京話上課是沒有問題。其他的科，有些老師不會講北京話，日本話不能用了，要請他們用英文講，他們英文也不太流利，所以有些老師會用台灣話上課。用台灣話上課是有，不過問題又來了，用台灣話上課客家人學生聽不懂，問題是這樣子。

不過這個是很短的一段時間，後來大家就都用北京話上課。

湯老師：所以，老師您做學生的時候，是日本人的時

代，那時候台大醫學院的感覺怎麼樣？

彭老師：你說什麼時候？

湯老師：就是以前老師您做學生的時候。

彭老師：做學生的時候，那個時候一班40名，我是第二屆，我們那一屆，台灣人22個，日本人18個。那個時候，台北帝大的日本教授都是很棒的，比如說解剖的金關教授，他的大體解剖學教得很棒，在黑板上一方面講一方面畫圖，那個圖很棒，我記得最後大體解剖上完以後上局部解剖，金關教授一面畫圖一面講解，說這樣切的話臟器怎麼樣怎麼樣，跟現在醫院的那個實體都一樣，金關教授真是很棒。生理的部份，我上次演講有講過，那位日本的老師(細谷教授)也是很棒的教授。

湯老師：所以那時候上課是用日文？

彭老師：對，對。日本時代都用日文。

湯老師：在教 special term 的時候，是用日文還是拉丁文？

彭老師：special term 的部份，講解的時候都是用德文。因為那個時候教授都是德國留學回來的，光復以後才改用英文。

湯老師：以前曾經聽過一個傳說，說台大醫學院的學生都要學拉丁文，真的有這回事嗎？

彭老師：拉丁文是要上解剖學之前，要學拉丁文。不過拉丁文是選修課，不是必修課，有的人去修，有的人沒有去修。

湯老師：所以解剖學的術語不是用德文而是用拉丁文囉？

彭老師：對，解剖學是用拉丁文。

湯老師：所以只有解剖學用拉丁文，生理學則是用德文。

彭老師：對，對，其他的學門是德文。

湯老師：所以您們有看德文的原文書囉？

彭老師：對，對，看德文……。我們那個時候，日本的制度是學德國的制度，中學唸五年，中學唸完以後不能直接就上大學，要唸三年的高等學校，三年高等學校唸完，再唸大學。大學一般是三年，醫科是四年；那麼要唸醫學院的話，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就要唸德文，很多時間都要來唸德文。所以 special term 用德文沒有問題的。

湯老師：那 textbook 是用哪種語文？

彭老師：Textbook 有德文的，也有日文的，都有啊。那個時候在 228 公園的旁邊，有一個專門的書店，進口外國的參考書，所以比如說我們學解剖，就是買那個德文的解剖書，解剖都看圖嘛，所以沒有問題。有的同學在生理、



生化等其他科目，也買德文的參考書。不過說完全唸德文的很少啦！（哈哈）

湯老師：那個時候一般學生買的起原文書嗎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，日文的書很便宜，物價都很便宜，所以還好，應該買得起。不過德文的書，我只有買解剖的，其他就買日文的。

湯老師：日文的原文書會比較便宜？

彭老師：對，對，對...。

湯老師：所以日文書中的術語如專有名詞，就是用片假名翻譯德文？

彭老師：對，對....。

湯老師：那考試的時候？

彭老師：考試的時候用日文。

湯老師：所以也不用要您拼出德文來？

彭老師：對對。那個時候考試的制度，跟現在的考試不一樣，每一個課要先上完了，上完了以後

才考試，考試是學生向老師去說我們準備什麼時候，幾月幾號要考試，學生決定的，不是老師決定的。考不及格的話就補考，補考不是只有一次，補考一次考不及格再考第二次，再考，補考要考好幾次都可以。不過基礎醫學要全部唸完了，要基礎醫學都全部考完，才能唸臨床的部份。畢業的時候，要畢業考試，全部都要重新考過，所以畢業考試很辛苦的，基礎醫學全部、臨床醫學全部都要考。

蔡老師：那要考多久？全部考那麼多科要考多久？

彭老師：畢業考試我不太記得考了多久，不過畢業考試那天，還要有畢業典禮，所以時間應該就不會拖的很長。

蔡老師：想請問您，在光復之後，就是日本戰敗到 1950 年那段時間，日本人他們打敗了所以要回

去。當時那些日本老師心理上會覺得怎麼樣？

彭老師：留下來的日本人不多，像留在生理的細谷先生，他的家屬就先回去了，只有他一個人留在台灣。我想他們那個時候心理上還是不安定的，覺得留在台灣是暫時的，早晚都要回日本，所以那個時候他們心裡都不安定。

蔡老師：當時台灣的老師有沒有覺得壓力很大？因為這些日本老師要回去了，像老師您當時的感覺是什麼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，留下來的台灣老師都很年輕，三十幾，差不多三十歲左右，所以要負擔起將來做老師的責任，那就是跟日本老師學習之後，自己要再努力啊。比如說研究，我講一個例子，那個時後生理科有一些像是 string galvanometer 及 oscillograph 的電生理儀器，

有些零件都壞掉了，也沒有辦法修，也不會修，所以根本沒辦法用。光復的時候，美國有美援會提供資助，生理科有了一台 oscilloscope，但是單單有一個 oscilloscope 沒有用啊，還要有 amplifier，那個實驗紀錄端要有一個 amplifier，amplifier 和 oscilloscope 合起來它才能用。

那個時候李鎮源教授找我，李教授是做蛇毒的，蛇毒的致死原因以前說是呼吸中樞的麻痺，但是他不太相信這個講法，因為假如是呼吸中樞麻痺的話，很少量的蛇毒注入 brain 的話應該就會讓實驗動物死掉，可是實驗結果不會死啊！所以他就找我，找我的時候美援有資助一個 oscilloscope，amplifier(跟檢驗科借)，我們就用這兩個來記錄橫膈膜神經的 action potential。當時沒有人教我們，只能自己摸索，

用克難的方式來實驗，可是能記錄出來。記錄出來的結果，因為把蛇毒打進去那個實驗動物，當呼吸變弱的時候，可以看到橫膈膜神經的 action potential 的反應越來越強，所以就是說呼吸中樞沒有被麻痺嘛。我們是用這個美援的儀器，用克難的方式來記錄，來證明蛇毒影響的是 end plate zone，那個地方被 block 掉了，而不是呼吸中樞麻痺。所以說實在話那個美援的儀器很有用處啊。還好有美援的這些新的儀器。

蔡老師：那個時候像細谷先生他們就是準備要回日本去，這對他們在台灣的研究工作會不會有什麼影響？

彭老師：因為那個時候剛光復，所以研究工作講起來是零零碎碎，沒有什麼大成就。

湯老師：主要都放在教學？

彭老師：對對，那個時候美國政府的想法也是將日本的制度改成美國的制度，還有教學重建，至於研究是再以後的事情。

湯老師：美國會管到教育的部份，是因為台灣、台大這邊有去要求，還是他們當初就有想要辦台灣的教育？

彭老師：那個不是我們的要求。美國政府的一個計畫，那個不只單單台灣，歐洲也是一樣，那個馬歇爾計畫(Marshall Plan: 二戰後美國對歐洲各國的重建計畫)，是對戰敗國家的重建計畫，整個的一個計畫，所以我講說教英文也是從這裡開始。美國政府有那個很有系統的重建計畫，重建也不是研究的重建，是教學的重建。

湯老師：我本來覺得很詫異美國怎麼會這麼好心，還會替我們管這個。(笑)

蔡老師：老師，那個時候從日本制度變成美國制度，當時一般的老師覺得怎麼樣？是排斥或者是接受呢？

彭老師：沒有排斥的啦，只好接受嘛。時代的改變嘛，時代的改變只好接受。那個改成美國式的制度，對基礎醫學的改變比較少，臨床的改變很多。像住院醫師制度，以前沒有住院醫師那個制度；在臨床方面的改變很大。

蔡老師：老師您認為那一段時間，對我們生理科有什麼影響改變？

彭老師：對科有什麼改變？

蔡老師：對，就是說這樣的改變對科有什麼影響？比如說對生理科的發展有什麼影響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的生理科，老實說根本沒有什麼 staff，只有一位日本教授(細谷教授)留下來，我是從藥理來的，黃廷飛教授從生化來的，

方教授是從大陸來的，根本沒有 staff 啊，所以都是從外面來的，聚集起來重建生理科的教學。

蔡老師：這樣子的狀況下，老師會不會覺得很好？因為重新開始，從藥理到生理、從生化到生理、從大陸來，會覺得像是 new start，有新的氣象，會這樣嗎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是這樣子啦，我講我自己的事情：我父親在高雄開業，病人很多，很賺錢的，他要我回去，回去接他，但是我對學術研究是比較有興趣。

在日本時代的時候，台灣人沒有辦法有出息，因為日本不用台灣人，所以那個時候台灣人的教授只有兩位，一位是杜聰明先生，另外一位是現在在成功大學林宗義的父親林茂生先生，他後來被聘做台大文學院的院長，228



的時候失蹤，被殺掉了。

所以那個時候日本人不用台灣人哪。臺灣人留在基礎醫學，沒有辦法升上去嘛。不過光復以後不一樣了，時代變了，假如你留在基礎醫學，你自己可以努力的話，將來可以升上去做教授。我那個時候，是想要留在基礎醫學，然後找機會可以到美國去，用美援會的機會到美國去。

我一直想要到美國去，所以留在生理科主要的目標就是將來想到美國去看看，看看美國的研究和環境究竟怎麼樣。(笑)

湯老師：所以雖然您們那時候上課用的很多是德國的或是日本的系統，可是從老師講出來的話，似乎已經知道美國的科學進展？

彭老師：對對。

湯老師：不會說讓您們覺得反而比較想去歐洲看看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歐洲沒有辦法去啦，為什麼呢？美援會補助的錢是去美國觀摩見習的生活費。薪水是留職停薪，要拿美國的錢當然是要到美國去啊。你說自己到英國去，那個時候有中英公款(Sino-British Fellowship Trust)，中英獎學金基金會，李鎮源教授就是拿這個獎學金到英國去，不過這個很少，沒有幾個人。所以大部分都是靠美援會到美國去。

湯老師：彭老師，您覺得什麼時候算是台大生理科的規模真的建立起來，大概在民國幾年？有別於光復的時候只是大家臨時這樣組起來。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生理科只有三個人，方懷時教授跟我跟黃廷飛教授，三個人。有一段很長的時間都是這樣子，所以要說後來生理科的規模充實起來，就是研究生畢業以後，研究生畢業到美國，那你到德國去(指蔡老師)，然後回

來任教後才充實起來。不然的話就三個人而已，有很長的時間啊。最先大概是畢萬邦吧，萬家茂回來，後來到中央研究院去，後來再有傅祖慶。

蔡老師：對，傅祖慶老師，那是比較後面了。

湯老師：所以實際上還是生理所自己的畢業生。

彭老師：對，生理科教員多起來，就是靠研究所的畢業生他到外國去念 Ph. D 回來任教以後。

湯老師：老師說最早是畢老師嗎？

蔡老師：最早是萬家茂老師，萬老師先，再來是傅祖慶傅老師。

湯老師：所以這些都是 1970 年以後囉？

蔡老師：後面，很後面了。

彭老師：對對，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只有三個人，三個教授。

湯老師：差不多到 1970 年以後。

蔡老師：到萬家茂和傅祖慶老師他們回來以後。請問老師，在那個時候有沒有國科會？像現在我們都是拿國科會的經費？

彭老師：國科會？還沒有。

蔡老師：那個時候還沒有國科會，那研究經費怎麼辦？

彭老師：國科會那時候還沒成立，國科會什麼時候開始的我不太清楚，查就知道。那個時候就是學校的薪水，所以就不夠用啊。研究計畫是除了薪水以外還有補助，一個月一千塊或者幾百……那個沒有很大的幫助

蔡老師：在沒有國科會之前，那研究計畫的錢怎麼來？

彭老師：根本沒有錢啊。我記得好像，假如說你指導(學生)，學校有一筆錢，你指導一個研究生有多少錢補貼給你，這個錢一部份是給老師薪水的補助，一部份是給研究的經費，這是學校給的，不是國科會的。學校這個錢從哪邊來

的我也不大清楚。那個時候博士班的學生好像有錢可以拿。

蔡老師：這個經費是從教育部來的。

彭老師：對，對，是教育部。

湯老師：我讀碩士班的時候都還有教育部的研究經費補助。

蔡老師：教育部有給補助，但是很少。

彭老師：對，教育部，不過那個時候博士班，比如說有三個人在學，不會三個人人都拿，只有一個人拿的話，就一個人的錢三個人分。那時是這樣子分的。

湯老師：對，對，對，到我的時候都還是免學費，外加有獎學金。所以以前那個時候就等於是，變成利用教學的經費來補貼研究的經費，用給醫學系教學的經費來支持研究？

彭老師：實驗啊，實驗的儀器都是克難的，像我剛剛

在講李鎮源教授的那個(蛇毒實驗)。

還有客座教授，哥倫比亞大學的副教授 Dr. Allen，Dr. Allen 他在做美國人的血量，同時還要做那個脂肪佔了體重多少，那個就是要測量在空氣裡面的體重跟在水裡面的體重，然後利用比重的概念，可以算比重嘛，用比重換算回去看脂肪是多少。那個時候 Dr. Allen 來擔任客座教授，在實驗的時候你要秤水裡面的體重，不過問題是肺裡面有空氣啊，要知道肺裡面的空氣有多少再來計算，才能算出來。我那個時候，生理科就有一台 basal metabolism 的儀器，可以量那個 functional residual capacity，用那個，用克難的方式來算出來，來計算比重。都是用克難的方式來做的。那時候 Dr. Allen 就很欣賞，很欣賞我們可以用克難的方式來進行實驗這種作法。所以我後來利

用美援會到美國去觀摩，他就跟哥倫比亞大學生理學科的教授說彭某某要到美國，要拉他來。他要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去，我去哥倫比亞是因著這個緣故。

湯老師：那彭老師是什麼什麼時候去的？

彭老師：大概 1956 年的時候。

湯老師：去一年嗎？

彭老師：去一年，那個時候美援會都是一年，一年去美國見習。那也不是要去研究，就是去那邊看看美國的制度怎麼樣，美國的教學怎麼樣，做觀摩。

湯老師：我們聽比較多的就是在光復初期那時候的歷史，就是大概 1950 年代的事情。彭老師記不記得在 1960 年代，民國 50 幾年代那個時候，醫學院或生理科的狀況？因為也還沒有到 1970，1970 年代的時候台灣經濟已經開始慢

慢起來了，可能國科會也開始出來了，可是再往前推十年，民國 50 幾年的時候，那個時候您覺得狀況怎麼樣？應該是進入一個還沒有到那麼有錢，老師對那個時候有沒有特別印象深刻的？

彭老師：方教授對太空醫學有興趣嘛，所以美援會派他去見習的時候，他就去學高空缺氧的東西；黃廷飛教授，美援會派他去的時候，他是到美國紐約州立大學，做心臟的電生理研究，黃廷飛教授學這一套回來，後來就做這方面的研究。我到哥倫比亞大學去，到那邊去學做血量，我對血量沒有興趣(笑)，因為我沒有很大的興趣所以沒有帶回來什麼東西。真正我的研究是我自己申請到英國去再學回來的。

湯老師：那是什麼時候？



彭老師：那是 1963 年的時候，我到英國牛津大學，回來再弄起來的。

湯老師：那是什麼樣的經費讓您出去？

彭老師：美國有一個叫做 Rockefeller Foundation 的 Population Council，那是誰都可以申請的機構，我去美國的時候跟那個機構的主任見面，跟他有交情，所以回來的時候就申請，這個不是政府的，是私人機構的錢，我到英國去就是這個補助。

蔡老師：去一年嗎？

彭老師：這個機構待遇很好，我到美國去的時候最多一個月給我一百塊美金，一個月就一百塊。但是到英國去的時候，這個機構他們給我三百塊美金，還有假如太太也有去的話，再多給一百塊美金，變成四百塊喔。那個時候一般都不能帶太太去，我要申請的時候，說去

一年不能夠帶太太去，假如去兩年的話就可以帶；那我就寫信給他們，請他們給我證明這個獎學金雖然是一年，不過可以延期到兩年，請他們把這個信寫過來給教育部，教育部准了，我太太就跟我一起過去，一個月可以拿到四百塊。還有喔，還有家裡面小孩子留下來，一個小孩子二十塊美金，所以接近五百塊美金(笑)。

湯老師：小孩子沒有去那邊？

彭老師：小孩子沒有去，留在這邊。還有那個留職留薪嘛，學校的薪水還可以拿。

湯老師：可以出國，錢還更多。(笑)

湯老師：方老師是到哪個學校？

彭老師：方教授，好像是到愛荷華大學的樣子，不過我不是很清楚，你再問他好了。

蔡老師：他有到哥倫比亞大學去嗎？

彭老師：那是第二次去的，第二次是哥倫比亞大學王世濬教授，他是藥理學教授，他來這裡做客座教授三個月。

湯老師：那個是什麼時代？王世濬教授是什麼時候來台灣？

蔡老師：這個我們可以查……(王世濬教授於 1958 年訪台擔任台大生理學科客座教授)

彭老師：那個我上次演講有講過，可以查查看。

彭老師：王教授來三個月，後來回去以後，王教授留下來的獎學金給方教授到那邊去。

湯老師：所以彭老師 1964 年回來以後，就是開始老師您對性行為的研究？

彭老師：對對，就開始年老的研究。

湯老師：那個時候的研究經費就有比之前多一點嗎？從英國回來以後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，我從英國回來(彭明聰教授於英國

牛津大學追隨 G.W. Harris 教授，從事腦功能與內分泌的研究)。本來我預備是要待兩年，不過那個研究室外國的學生很多，他本來答應我待兩年，後來說空間不足，就說只待一年半，我這個研究做完為止，做完了以後就回去。所以我在那裡一年半，研究結束之後我就回來。回來以後給 Population Council 寫信，說剩下半年的錢你應該要給我，因為我不能在那邊，所以這剩下半年留下來的錢是不是可以給我，讓我在台灣作為研究費，後來他們答應，所以剩下來半年的錢就撥給我當研究經費。

蔡老師：在台灣嗎？

彭老師：美金撥到台灣，撥給我，所以我一部分的研究就用這個錢，一部分是用國科會的。

湯老師：所以那時候已經有國科會了？老師回來的時

候？

彭老師：已經有國科會了。

湯老師：那時候研究人力除了研究生以外，都是靠老師自己嗎？還是會有一些醫學系的學生？

彭老師：醫學系沒有。醫學系學生是有寫畢業論文。

湯老師：嗯，就是好奇這個事情。

彭老師：有一個學生，鍾正芳他暑假來，說要跟我做畢業論文，他對作老鼠的性行為很有興趣，就說想要做。我說你想要做的話那就去做吧，叫他做這個東西。所以這個學生對性行為研究很有興趣，暑假來做這個畢業論文；所以他畢業以後到美國去，他做婦產科，現在在美國作婦產科的教授。所以大部分醫學院的畢業論文都是臨床的資料，來基礎醫學做實驗的很少，不過對學生很有幫助，對他的將來，就像是這個學生，後來就可以做到

婦產科的教授。

蔡老師：神經科的陳榮基教授好像做學生時也是暑假來，他以前也是暑假的時候到老師您的實驗室幫老師牽狗。老師記不記得？

彭老師：神經科的我知道，來跟我學習啊？我沒有記得了。(笑)

彭老師：我只有記得那個鍾正芳，他畢業後到美國作婦產科醫師。

蔡老師：陳榮基教授說他暑假的時候也來生理科，所以他跟生理科關係一直很密切。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解剖科余錦泉的兒子余仁，余仁他暑假也是來跟我做的。還有，暑假進實驗室來跟我做的學生還有現在和信的院長黃達夫，黃達夫他也是暑假來生理科做實驗。

湯老師：這些就是沒有做這麼久的？不像老師說那些作畢業論文的，之後還有繼續做的比較晚？

彭老師：對對對，其他都是暑假來做，畢業論文只有這個鍾正芳。

湯老師：所以真的研究人力還是只有研究生跟老師？

彭老師：對。

湯老師：那時候有辦法請助理嗎？還是科裡面有技士可以幫忙做實驗？

彭老師：科裡面蔡世聰就是跟方教授做的，我這邊沒有人給我幫忙，就只有研究生；研究生早期有盧桂雄，盧桂雄他跟我做。

湯老師：盧桂雄老師我後來在 UCLA 的時候認識他。

蔡老師：賴義隆賴老師好像也是跟老師做？

彭老師：對，賴義隆也是跟我做。還有黃輝和。

湯老師：陽明解剖科有一位黃銀河老師也是跟彭老師您做的嗎？

蔡老師：黃銀河老師不是，他是跟傅老師做的。後來到陽明解剖科去了。

彭老師：嗯嗯，有一個黃銀河研究生，他是跟傅老師做的。

彭老師：傅老師有一個耳鼻喉科的醫生跟他做的。

蔡老師：蕭自佑醫師。

彭老師：對，蕭自佑，是跟傅老師做的。

蔡老師：他是第一個生理科博士班的學生。

彭老師：說到博士班畢業生，我跟你們講一個事情，以前有一個博士生要畢業，畢業論文送來的時候，我給他打回去啊，他做的大概是狗的發聲啊，那你刺激 brain 什麼地方，應該你要畫這個圖，說明你的刺激記錄放在什麼地方，應該要附個圖，沒有那個圖我就給他打回去。後來他補上來我再給他審查，就這樣，做電生理你刺激什麼地方就要加個圖來(說明)，沒有那個圖怎麼行呢，後來他就補上來了。



湯老師：老師的第一篇有關老年的論文，也是在 1960 年代左右才開始？所以有關老年的研究，老師還記得您寫的第一篇論文，那時候有遇到什麼困難嗎？

彭老師：那個時候論文一定要修改，我們寫論文要送外國的雜誌投稿，很吃虧就是說，他們一個觀念，就是外國人英文不好，所以他都會說英文這個地方不好、那個地方不好。那個時候我們這邊的英文也沒有(指沒有人可以幫忙修改)，吳美玲回來的時候，他就跟英國有關係嘛，所以我們論文就送到那邊去請他們改，不然這邊也沒有什麼改英文的人，這點真的很吃力。

彭老師：不過我第二篇論文，很幸運喔，我寄過去，第二篇寫那個年老雌鼠下視丘的 estrogen uptake，跟彭雅美一起做的，那篇我寄去馬上

就接受了，沒有要修改啊(笑)。

湯老師：那是什麼期刊老師還記得嗎？

彭老師：那是……第一篇投的是 Fertility and Sterility，  
那第二篇投的是 Neuroendocrinology。這個很  
意外啊，其他都是要你改。

湯老師：那個時候都要先打字打好？都老師自己打  
的？

彭老師：對，那個時候都是用打字的，都我自己打。  
關於論文英文的事情，余玉林的老師  
Gorbman，他對外國人很有同情心。他是什麼  
雜誌的主編我不記得了，但是他對外國人寄  
去的論文，他都很親切的來改，這個很特別，  
一般的話都很不客氣喔。那後來吳美玲老師  
她跟英國的關係很好，要改就很方便，不然  
情況不是這樣的。那個時候這邊，公共衛生  
有一個神父，不是賴甘霖，賴是西班牙人，

是另外一位名字我忘記了，是美國人，後來 brain tumor 去世。都是請他改的，不過他改的很少，我們希望他改多，他改的少；之前都請他改。

湯老師：什麼時候要蓋基礎醫學大樓？什麼時候要規劃空間？

蔡老師：那個時候彭老師您擔任醫學院院長。

彭老師：喔那個，那個是整建，我講整建的故事給你們聽。蔣經國他去長庚看，去長庚醫院，他看了以後就講一句話：私人的機構能蓋這麼大的大樓，我們政府的臺大醫學院，怎麼破破爛爛的，蔣經國講這一句話，那個時候台大的校長是閻振興。既然蔣經國講了這句話，那我們就提出預算，36 億台幣的計畫，當年連體嬰的開刀也成功了，閻振興就趁這

個機會增加預算，到 60 億。後來一直增加，請美國的顧問公司來，他說他們要用美國區域醫院的規模去規劃，所以他們的目標是 100 億台幣，後來教育部說不能超過 100 億啊，所以到最後好像就是 98 億台幣。

本來這個整建的計畫是沒有包括基礎醫學大樓，只有要蓋醫院。那我們基礎醫學就去要求，因為現在要蓋新醫院的地點是屬於醫學院的地啊，只是被醫院借去用，你們用醫學院的地，怎麼能不包括醫學院呢？不包括基礎醫學？

我們用這樣子的說法說服大家，把基礎醫學加進去，不然本來只有醫院沒有醫學院。結果我們的主張就通過了，基礎醫學也包括在裡面。

湯老師：那爭取樓層，爭取每一個科有哪些樓層有沒有什麼阻力？

彭老師：那個要分幾樓幾樓，只有說因為我們跟藥理關係密切，所以一定生理藥理會靠在一起，比如說你生理在哪一樓，藥理就跟在它上下樓，不過生化人數比較多，所以生化就要佔兩層樓。那後來樓層怎麼分的？就抽籤啊，哪一科是哪一樓用抽籤的，不過生理跟藥理是要連在一起，其他都是自己抽籤去決定的。

湯老師：彭老師，如果再讓您經過一次民國 40、50 年代，有關生理學科的發展您會想到有哪些東西想要改變，或用不一樣的方法來重新試試看？

彭老師：還是一樣，生理科的發展還是靠我們的研究生到美國去、到英國去，到外國去看看，學他們的作法，再回來做研究，這樣才能夠有所發展，不能夠一直留在這邊，這樣方向才是對的。所以我想生理科的發展就是研究生

到國外去唸了以後再回來，學習新的東西再來應用。

不過問題是學的東西要能夠消化吸收變成自己的東西，才能夠發展，不能夠說我出國回來一兩年，又要出國去學習，一直去跟人家學。你一定要是學習的東西消化變成自己的東西，在這邊用，這樣才能真正的發展。以前有一位老師他每年都要去啊(指出國)，校長錢思亮不大欣賞這個做法，他說你要學習不能每年都出去，可是沒有自己的東西啊，自己沒有然後每年都去學這樣不行，你要消化然後變成自己的東西，才能真正自己發展。

湯老師：彭老師最後一個學生是？

彭老師：第一個學生是萬家茂，最後一個學生大概是黃睿玲吧，黃睿玲以外還有一位喔，跟黃睿玲一起做博士論文的，一個女生。

蔡老師：是王致恬，那天(指 98 年 5 月 26 日，傳承講座暨校友座談會)有一起來，跟黃睿玲一起來。

彭老師：對對，他碩士拿到以後就到美國去了。

蔡老師：王致恬的研究做得很好，她有 Nature 的論文也有 Science 的論文，都是第一作者。他現在已經回到台大了，在生科所。

湯老師：彭老師有再去日本，去看日本的生理學或是教授？

彭老師：我跟日本的生理學和教授關係不是很深。

湯老師：跟日本反而比較不熟？很好奇就是我們本來是日本的系統，後來整個擺向美國的系統，彭老師您這樣看下來有沒有什麼想法？

彭老師：因為那個細谷先生喔，我有跟他做一些時間，細谷先生做視網膜感光物質、視紅及暗適應的研究，我覺得做這個沒有化學的基礎，很難，沒有辦法得到什麼成果。細谷先生我很

尊敬他，沒有批評的意思，只是他沒有生物化學那個酵素的基礎知識，所以他做研究的時候，青蛙的視網膜拿出來要提煉，但是因為沒有酵素的觀念，酵素要在低溫操作才行哪，他沒有在低溫下操作，酵素都壞掉了，所以研究好像都沒有成果。所以生物化學的部分沒有的話還是不行。

彭老師：後來王世濬教授來擔任客座教授，我跟他學了一些 Neuroscience 的東西，我的興趣是在神經生理跟內分泌嘛，所以剛好牛津大學的 G. W. Harris 研究腦功能與內分泌，符合我的興趣啊，所以我申請 Population Council 到那邊去，回來以後才建立這樣一套東西。

湯老師：我記得我大學在修生理的時候，彭老師您教神經生理，老師您有講到 presynaptic inhibition，我還特地去問老師您說的這個



presynaptic inhibition 的道理何在，老師您說詳細的機制還不太清楚，不過您跟我說了三四種可能性。讓我印象一直都很深，也一直都很好奇。事實上，科學界也是一直到很多年以後才清楚其機制。

彭老師：對啦，做研究工作最要緊的就是好奇，你沒有好奇的話就不能夠一直做下去。如果一開始做研究的時候，我想要一次就解決一切的東西，這個想法不太好，不是這樣子的；你要做研究工作的話，你做研究會發現問題，然後越去研究，越來問題越多，這樣才是好的題目。

蔡老師：我請問老師最後一個問題，現在整個學術的發展，生理學或是其他的研究發展也好，都越分越細，往分生的領域去，像生理學現在有人就喜歡強調 molecular physiology，老師

對生理學領域這樣的事情看法怎麼樣？是覺得 integrative physiology 和 molecular physiology 分開來好呢，還是您有其他的想法？

彭老師：傳統的生理學，跟那個 molecular physiology 哪一個好？應該是這樣講，你是做 molecular level 的人你就去做，做了以後再回來，回來一整個的個體來研究，這樣才對，不能夠一直細下去。細下去的話再來要整合，到後面整合成一整個個體來看，才是比較正規的方法。我的看法是這樣，不過有的人不一定贊成我的看法，我是覺得一定要回來。

蔡老師：現在很多像是比較傳統的基礎研究，有些人可能會收不到學生。生理學一般分成 integrative 和 molecular 兩個方向，老師您的看法是覺得做 molecular 方向是對的，但是還

是要回來到整體來看。

彭老師：要整合嘛，對對。

蔡老師：今天謝謝老師您接受我們的訪談。訪談資料整理完後再請老師您過目。